

## 精神科醫生看《暴瘋語》

作為戲迷及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當過法醫精神科醫生，看罷《暴瘋語》，想到幾個觀點來分享一下。這齣戲選角很到位，劉青雲演精神病患者駕輕就熟—燥狂、病態嫉妒、被害妄想及窮途末路等極端的內心翻騰都難不到他；鮑起靜把悲驚錯愕的神傷、情緒崩潰至仇恨的怒火演得入木三分，就單單觀賞一對影帝影后在墳場前的一幕對手戲，已經值回片價。

不至太多劇透的觀後感，覺得片子想涵蓋的命題過多，對精神病患在犯罪後以精神紊亂為理由而判無罪〈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〉(NGRI)、醫學及法律團隊鑑定治療後回到社區的可能性、患者續步融入社會後的支援、與其初期病發的應變保險機制等，都沒有深度的研究。雖然電影片末也想帶出對精神病康復者不應存在負面標籤，當中引述一句 "lunacy, like the rain, falls upon the evil and the good, and although it must forever remain a fearful misfortune, yet there maybe no more sin or shame in it than there is in an ague fit or a fever"，來個與戲名首尾呼應的效果。可是要顧及驚悚片的壓迫感和懸疑性，電影結局橋段仍然逃不過像《不赦島》或《搏擊會》的陳詞濫調，就是對精神分裂症流於俗套及執著「分裂」字面上的解讀，反標籤的原意卻適得其反。也許，導演或編劇應該看看由著名記者、英國廣播公司紀錄片主持人 Louis Theroux (路易·泰魯)，走入美國的俄亥俄州立醫院—高度設防的精神病院，平實的訪問了幾名犯了嚴重罪案的精神病患因(NGRI)被法庭判命接受強制治療的故事。院友中有喜歡玩撲克牌、樣貌平靜的老太太(她精神分裂病發時在巴士隨機拿剪刀戳中乘客的頸項，二十年後仍然毫無病悉感)；也有談吐沉著，架上金絲眼鏡個子高佻準備出院的男子(他早年因被害妄想症弑父但經治療後已經走在康復路途上)；有因病發時性侵自己母親的(患分裂情感性疾患加嚴重反社會人格障礙)；也有因嚴重幻聽把母親當作是撒旦後弑母的……其實，在本地患嚴重精神問題，之後因精神紊亂而犯事後被法庭判決「無限期醫院令」(Hospital Order for an unspecified period) 實屬少數。而精神有問題的人同樣受到法律保障。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(MHRT)是覆核有精神問題的被羈留者、暫試離院者、有條件釋放者、被判刑事「監護令」者和被判「監管和治療令」者。當事人或其親屬，若在指定期限內沒有申請覆核，精神病院院長或懲教署署長均有責任將該個案轉介予 MHRT 以進行覆核。另外，允許離開醫院的有條件釋放者，通常都是透過「醫護社」團隊的支援，病患、醫護、社處、家屬或監管機構達至共識，才有條不紊的讓康復者從投社會。個案復康支援計畫是政府近年對精神病患的撥款，讓個案經理(Case Managers) 協助康復者融入社區，或在患者萬一發病時，加強對其的應變處理機制。

##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

李厚道醫生(精神科專科醫生)

原文刊載於《健康動力雜誌》May Issue 2015

